

HuZhanfen

想念臭虫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我很奇怪最近怎么会有点想念臭虫。我这里的“臭虫”没有隐喻，各位无需过度解读，就是结结实实的臭虫。

曾和80后谈臭虫，后者表情就像听当年的达尔文谈一个新物种，“臭虫？”他嗫嚅着，“上海有臭虫？”看上去很是为上海不平。

事实上，我们儿时，臭虫与我们共存的时间比蚊子还多，是大名鼎鼎的“四害之一”，无论虫格还是才艺都比蚊子高了个去。

首先它的生存力远远大于蚊子，它怕冷，气温一低它就早早地冬眠了，如果寒潮来得早，它可以躲在木床或其他木制家具甚或板壁中不吃不喝半年没事，直到翌年的初夏才出场，上海滩旧时形容某人赤贫或极瘦常谓之“瘪臭虫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见过一个隔年的臭虫薄得像糯米纸，完全透明，但只要一滴血，马上满血复活。

其次，它咬人时远比蚊子有恻隐心，一样地嗜血，它却只是谦卑地、偷偷地吮吸，似乎很是歉疚似的，一边叹息一边受用，哪里像蚊子的袭扰，嚣张到宣示主权，跋扈到吸血有理，未吸先喊，未啜先悔：此乃我祖田，旁人休置喙！让你赔了血浆还赔睡眠。

两害相权，我爱臭虫。既然都免不了了一口，臭虫侵权时总是不声不响，不疼不痒，从没一个人说是被臭虫“咬醒的”，但都说被蚊子吵醒的，如同那个杀人如麻的齐明帝萧鸾，每次杀人前都要焚香祷告，实在让人切齿至极。

臭虫咬还有一个妙处，那就是咬后的痒，痒得让人“舒服”。“蚊子块”是越挠越大，越大越疼；“臭虫块”不然，始终那么一块，挠时痒而不疼，无聊时不时地来几下，颇解寂寞。

故说臭虫才艺出众我没意见，但大人们对臭虫的戾气却十分深重，小时弄堂里总是定时地摆

开杀灭臭虫的龙门阵，各家有各家的招式，那是孩子们的盛大节日，我们家的大员喜欢“烫”，商纣一类的炮烙之刑，初夏时分把大床搬出，往往“棕绷”或“藤绷”的，大水烧沸了，一壶一壶地浇下去，孩子们拍着手，笑着，跳着，看臭虫纷纷中招或勉力爬出，生拌成了熟漉，或仰天挣命，或赍赍待毙。也有邻居喜欢“熏杀”之刑，用雄黄或其他有毒中药比如狼毒或夹竹桃的汁液蒸汽喷灌，借蒸汽压力使有毒气体从喷头的小孔喷出，以熏杀缝隙内的臭虫和虫卵。

最常见的是“六六粉”或“敌敌畏”涂抹喷杀，效果固然极好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种方法杀虫一万，自损八千，“六六粉”或“敌敌畏”对人类的危害甚至要超过臭虫的危害，不但致癌，还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。

那时最经济环保的杀灭臭虫，要数弄堂里经济条件最差的“小狗子”，那人不去支边，在家待业，他杀臭虫主要是人

工捕捉：敲击床架、床板、垫褥等，将臭虫震下、处死，或用针、铁丝挑出缝隙中的臭虫，予以杀灭。此种手法需要人力，我们往往就是他帮手。他还在大伏天的毒太阳里，晒死臭虫，强烈的太阳光下曝晒一天，没有一只臭虫受得了。以此类推，“小狗子”还会在腊月里搬出木制家具，零下6—7℃的天气，3—4天可全部冻杀。

但臭虫总也不灭，因为旧时房子的板壁都是木质的，所谓的“护墙板”完全成了臭虫们的渊藪，把“护墙板”拆了，房子也完了。

不知何故，上海的老城厢并未完全匿迹，而臭虫却不知何时突然消失，而且非常地彻底。

不信，你现在给我找一只臭虫试试？为了儿时的记忆，我不怕犯众怒而常常想起它们，因为童年的记忆无咎。哪怕是一只害虫。[E]

**我们儿时，
臭虫与我们共存
的时间比蚊子还
多。**